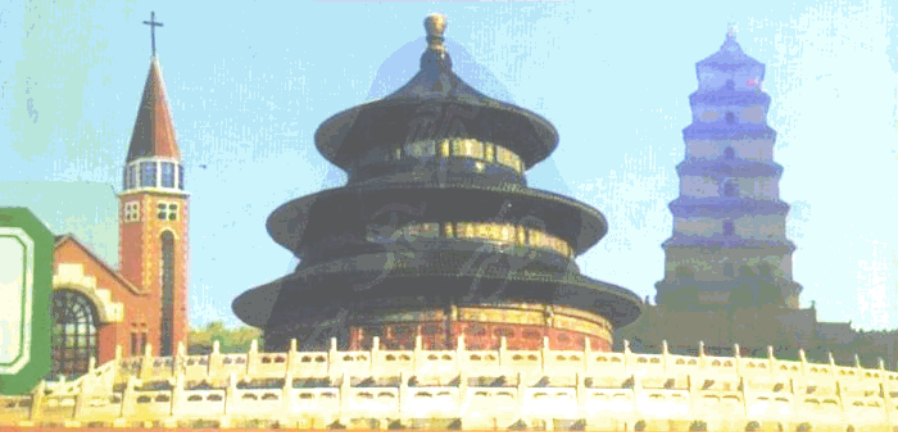


〔韩〕李宾汉 著

# 中国思想与宗教



CHINESE THOUGHT AND RELIGIONS

B928.2

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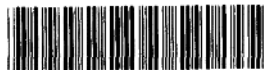
91636

DH50/15

# 中国思想与宗教

CHINESE THOUGHT AND RELIGIONS

[韩] 李宾汉 著



\*200033052\*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3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思想与宗教 / (韩) 李宾汉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8

ISBN 7-5004-1758-6

I. 中… II. 李… III. ①宗教史—中国 ②宗教哲学—中国  
IV. B92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11624 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北京兆成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5 年 8 月第 1 版 199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875 插页: 2

字数: 160 千字 印数: 1-1000 册

定价: 18.00 元

谨以此书献给

同甘共苦的  
深爱中国少数民族的  
爱人孙明熹

## 张序

张岂之

韩国李宾汉君对中国古代灿烂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决心毕生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他怀着这样的志愿，勤奋学习，除继续提高汉语古典著作的阅读水平以外，还仔细研习中国学者关于中国思想史、文化史的著作和有关的原始资料。

他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写成《中国思想与宗教》初稿，又经过多次修改，才接近于定稿。此稿分别寄给一些著名专家征求意见。专家们都肯定李宾汉在论文上所付出的辛勤劳动，从内容到文字有不少值得肯定的方面。李宾汉非常重视专家们的指点，对全稿作了修改和补充。因而他的论文和观点得到专家们的高度评价。

李宾汉的《中国思想与宗教》分别叙述了儒家思想与儒教；道家思想与道教；佛教与中国思想；基督教与

---

张岂之先生为西北大学名誉校长，清华大学中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思想。在写这些内容时，他参考了中国学者的著作；凡是他所援引的观点，都注有出处。他的论文尤其具有特色的部分是“导论”和“结论”。在“导论”中，李宾汉提出了问题：

“到中国来，并对中国文化有初步了解的人大多会注意到这样一个矛盾的现象：中国文化是一个最重实际，最重人伦日用的文化，它不象其他文化那样追索深奥的纯粹思辨，但它也有各种各样的精神追求。因此，中国现有内容独到的思想和哲学，同时又有多种宗教内容和形式，而且思想与宗教往往很难区分。这种现象，如何理解？”

李宾汉的论文主要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在研究和叙述的方法论方面，李宾汉很注意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以及各个课题之间的联系与配合。

关于全文的结论，李宾汉提出了五条：

1. 中国思想与宗教具有统一性。
2. 中国思想与宗教具有大约 1000 年为周期嬗变的规律。
3. 中国思想文化有明显的宗教倾向，这与中国古代政治的要求是相适应的。
4. 宗教在中国文化发展中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5. 中国思想和宗教多元融合的历史特征可以为建

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文化、宗教政策方面的有益启示。

这五条正是李宾汉研究中独立自得而提出的学术观点，反映了一位外国年轻学人对于中国思想与宗教相互关系的透视和洞察。尽管我国学者并不完全同意李宾汉上述五条结论，但他们鼓励李宾汉继续作深入的研究，尽快地将他自己的学术观点发表出来，作为学术讨论的一项内容。

关于结论的第二条，李宾汉是这样解释的：

“研究中国思想与宗教之间的关系时，笔者发现以大约1000年为周期嬗变的规律，即‘崇拜上帝的宗教思想——人文思想的兴起——人文思想的宗教化——人文思想与宗教的融合和鼎立’的中国独特的思想发展变化规律。”他又说：

“在论文中，我们已经看出中国思想和宗教每隔1000年的变化都基于与中国文化所固有的和而不同的文化融合精神，而融合的结果也反过来加强了中国文化融合其他文化的能力。”

这些都是李宾汉提出的独具创见的学术观点。他在研究的基础上勇于提出自己的观点，这是值得赞赏的。观点的阐述是否完善，这是需要经过冷静的思考和学术讨论，才能得出应有的结论。但作为一家之言，作者在中

国思想史的研究上提出了重要的问题，有重大的意义。

李宾汉热爱中国古代文化，愿意以毕生的精力贡献给中韩文化的交流，这些都值得鼓励。在论文的最后，他这样写道：

“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既需要吸收本国传统文化的精粹，也要吸收外国文化中的有益成份。以往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关系中表现出的‘和而不同’和‘多元并重’的特性，有可能为东西方思想与宗教的高度综合提供帮助，从而为未来的中国以及世界的文化、思想、宗教作出贡献。”

最后还需要提到：李宾汉的论文得以出版，这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编辑朋友。出版这样的著作，一来是说明外国年轻学人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二来也是为了征求专家和读者朋友的意见。李宾汉是一位谦虚的学人，他再三说，他希望得到中国学者的指点，使他的研究不断地获得动力和成果。我衷心希望他的认真态度、综合性研究方法和开拓精神，对我国思想学术界有所启发和贡献。

1995年6月23日于北京



## 自序

从青年时代起，一衣带水的邻邦中国就是深深吸引我的遥远的梦。我喜爱中国，她的山川人物、风土民情和现代化进程中的古老情怀。我渴望更多了解中国浩瀚精深的思想与精神世界，汲取先哲的智慧精华。我也特别珍视同中国朋友的交往和友谊，并与其中许多位成为莫逆之交。

1989年夏天，我开始学习的研究谜一般奥妙丰富的中国文化。在上下四千年的历史中，中国取得了彪炳于东方文化史的伟大成就，不少思想家的思想影响到东方各个国家，滋养了整个东方文明的成长。但书本的知识毕竟抽象笼统，为了更真实地认识这个泱泱大国的多彩文化，我几乎走遍了整个中国。在杳无涯际的大西北沙漠，我目睹了飞沙走石的奇观和“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戈壁景致；在号称中国之巅的帕米尔高原上，我开始思考文明起源的一些线索；在白雪皑皑的东北平原，我初次领略了零下三十度气温的威力，在神话一般迷人的西藏，我有幸观看到神秘的天葬；黄河流域的陕西、河南孕育了辉煌的华夏文明，我也徜徉其中，辨认着悠远

的历史气息；到边陲云南，鲜艳的服饰和斑斓的民俗令我目不暇给，留连忘返；在上海、广东、福建等高速发展的经济特区，我真切感受到现代文明对传统观念的冲击……我好奇又激动地看着、听着。这些见闻大大开阔了我的视野，是难得而有效的学习。但面对如此丰富多彩的文化，我也感到难以把握的困惑。一面搜寻着烙印在普通生活中的文化痕迹，一些问题开始在我的头脑中形成：古老的夏商文明如何起源？是谁创造了驰名世界的西北文化？汉族和少数民族老百姓中均保存着相当程度的宗教文化，究竟如何理解？……这些问题多少促成了这本书的写作。

《中国思想与宗教》这篇论是笔者在研究中国思想文化中获取的肤浅的心得。面对这样大的题目，笔者学识水平有限，不可能都完全准确地解释和阐述，而只是在前人研究的成果上，抓住这一中国思想与宗教的课题进一步探讨。换言之，如果没有学界前辈们的研究，我是根本不可能写成这篇论文的。当然论文中体现出笔者的治学理念和思考见解，如赵馥洁先生认为的“克服了研究中国文化时学术界存在的那种只从思想立论而忽视宗教因素的片面方法，矫正了研究中国古代思想与宗教关系时那种只着眼于二者的区别而忽视二者的联系，只谈二者的对立面而无视二者的统一的单向思维，所以比

较全面地把握了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内在关系，提出了比较符合中国思想文化史实际的结论。”此诚过誉之辞，但笔者期望通过本书为中国思想学术界提供一点新的思路和考察角度。

特别值得的提出的是，本书写作过程中，得到许多专家和前辈的支持鼓励。不少著名的学者读过拙作后，将我提出的见解称为一家之言，这使我深感荣幸，又有些惶恐不安。在这些前辈中，包括一直关心我的研究的张岂之先生，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汤一介先生和朱伯崑先生，人民大学哲学系的方立天先生、葛荣晋先生和李文海先生，郑州大学历史研究所的高敏先生，清华大学的钱逊先生，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的瞿林东先生，中央民族大学哲学系的牟钟鉴先生，西北大学的周伟洲先生、刘宝才先生、龚杰先生和方光华博士，西北政法学院的赵馥洁先生，陕西师范大学的赵吉惠先生等等。在此我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也感谢读者朋友们的厚爱和对本书的兴趣。关于中国思想与宗教的研究，我只能作粗浅的剖析，需要前辈和专家们提供宝贵的批评指正意见。更期待能够抛砖引玉，为中国思想文化的研究助绵薄之力。

李宾汉

1995年7月1日于北京

---

# 导 论

## 一、问题的提出

中韩两国在大约 4000 年的历史中，拥有同样的东方文化，又保持着善邻友邦的亲密关系。1989 年，中韩两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之前，笔者就到了中国，并开始深入地了解中国思想与文化。笔者有幸投师著名历史学家侯外庐先生的传人张岂之先生门下研究中国思想史。笔者跟张岂之先生商量，在他的教导、支持和指导之下，开始研究中国思想文化的宗教色彩以及思想与宗教之间的联系和区别。所以笔者把研究课题定名为“中国思想与宗教”。

所谓思想，根据学界的共同看法，是人类社会意识，是理论化的人类社会思想、政治、经济、哲学、科学、法律、军事、宗教等各个领域，凡是具有高度理论化的认识和观点都是思想<sup>①</sup>。而宗教则是人类社会意识的一种特殊形态，是人们面对自然、社会和人生时的有关灵魂

---

<sup>①</sup> 张岂之：《中国思想史》，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第 3 页。

的自我意识或自我感觉。它企求某种超越的力量作为命运的依托和精神、灵魂的归宿，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和人类思想文化的一部分。

到中国来，并对中国文化有初步了解的人大多会注意到这样一个矛盾的现象。中国文化是一个最重实际，最重人伦日用的文化，它不象其他文化那样追索深奥的纯粹思辨，但它也有各种各样的精神追求。因此，中国现有内容独到的思想和哲学，同时又有多种宗教内容形式，而且思想与宗教往往很难区分。对这种现象，如何理解？

值得引起注意的是，世界著名学者孔汉思（Hans Küng）已经注意到了中国文化的特点，而且指出：不能脱离思想文化去看中国宗教，正是中国思想文化与宗教的不可分性使得不少人误以为中华民族根本没有宗教性。但孔汉思还主张，世界有三大宗教体系。

（1）第一大宗教体系是以先知预言为其特点的闪人宗教（Semitic Religion）。它们是“亚伯拉罕三大宗教”。这三个宗教没有平行的发展，反倒呈现散发状差异，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信仰虔诚”，首先是犹太教，它是以色列“长老”（Fathers）、法律和先知的宗教。基督教（包括罗马天主教和基督新教）从犹太教脱颖而出，其特点是信仰耶稣基督即弥赛亚（救世主）。最后是伊斯兰教。它的圣经是《古兰经》，其中也提到以色列的先知和弥赛

亚耶稣。

(2) 第二大宗教体系是以神秘主义为其特点的印度宗教 (Indian Religion)。它包括印度教、佛教、喇嘛教, 它们的教义中心是体验“万物合一”。

(3) 第三大宗教体系是以圣贤为其特点的中国宗教 (Chinese Religion), 它包括儒教、道教。它们是一种哲人宗教<sup>①</sup>。

孔汉思把中国宗教当成世界宗教体系的一种独立部分, 并认为思想与宗教相结合, 是中国宗教的首要特征。在中国儒学和道教这两大哲人宗教、思想融合交织, 它虽然吸收了大乘佛教的影响, 但不但没有改变它的基本特征, 反而使印度佛教也染上浓厚的中国色彩。我在研究中发现, 孔汉思的观点引人深思。

在中国学术界大多数学者由于受马克斯·韦伯 (Max weber, 1864—1920) 的影响, 认为中国没有象基督教那样的宗教, 从而认为中国缺乏宗教信仰。或者认为中国亦有宗教, 只不过是只有当代新儒学、新道教、新佛教才是宗教。

**笔者的初步想法是:**

---

<sup>①</sup> 孔汉思、秦家懿:《中国宗教与基督教》,北京,三联书店,1990,序4—6页。

**第一，思想与宗教的统一性是中国思想文化的主流。**

它反映出中国文化独特的性质。如果不用客观的眼光对中国独特的文化现象进行分析，也就很难真正理解中国文化。中国思想中包含有宗教的要素，而中国宗教中也有思想和哲学的因素。儒家、道家本来是一种哲学思想，但它们中也有宗教性的因素。假若忽视这一特性，就不能完全明白汉代儒学的儒教化和道家思想的道教化。

**第二，中国思想与宗教具有以大约 1000 年为周期的思想嬗变规律。**

这样的发展变化自然而然地给整个东方文化带来很大影响。如果我们历史地考察中国思想宗教的发展大势。我们就可以看出：公元前 20 世纪，以唯一神上帝为中心的宗教思想兴起。公元前 10 世纪，人文思想开始涌动并导致百家争鸣。人文思想的主流儒、道两家思想开始宗教化。公元 10—11 世纪，佛教思想经过长时期的传播以及与中国儒、道思想的融合，开始成为中国思想和宗教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这样的发展大势中，笔者找到一些探讨中国思想与宗教之间关系的重要线索。

**第三，“中国思想文化有明显的宗教倾向，这与中国古代政治的要求是相适应的。宗教在中国文化发展中起**

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中国思想和宗教的共同核心内容是天人合一（神人合一）思想，而在于历史中出现了和而不同和多元并重的特性。”

## 二、研究范围和方法

为了证明和充实笔者的初步设想，笔者在请教中国老师和利用中国资料的前提下，对这一课题作了较为系统的、宏观的涉猎和研究。主要涉及四个分课题：

- （1）中国儒家思想与儒教。
- （2）中国道学思想与道教。
- （3）佛教与中国思想。
- （4）基督教与中国思想。

笔者试图通过对曾经在中国思想文化中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上述四种思想体系和宗教的具体研究，来得出笔者的一般结论。

论文严格遵守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论述每一种思想和宗教，笔者力争把它们渊源的、衍变作出简单交待。论述思想的宗教化过程，以及宗教与思想的联系，也尽量注意与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特点相结合。

论文也力求做到分课题之间的相互照应。儒、道、佛、基督教在中国文化中从来就不是独立发展的。它们相互间的吸收与排斥贯穿于发展的始终。因此，叙述每一种



文化现象，笔者力求找出它们的联系与区别。

论文研究的是中国文化的特质。面对这样重大的研究课题，笔者个人实在是无法完全把握的。十分欣幸的是，关于这一课题已有不少研究成果。本论文借鉴了侯外庐、冯友兰、任继愈、张岂之、方立天、牟钟鉴、杨森富、孔汉思等诸位先生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研究成果的启示，笔者也很难将此课题深入下去。值得特别提出的是，笔者的导师张岂之先生自始至终给了我帮助和支持，指出了许多重要观点和材料。

最后，笔者要说明的是，对这课题的研究，笔者所做的工作是一次初步尝试。论文中不成熟的观点和引用不当的材料，恳望专家和读者提出批评意见。